

普希金离我遥远,诗歌离我很近

阮直(作家)

1973年,那是个没有文学的年代,作家都成了装进笼子里的鸟,灵感的翅膀是无法打开的。新华书店可买到的书就是《金光大道》《虹南作战史》。

庆幸,我弄到了一本诗集——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这本书是我的语文老师范作信的。范老师用一串珍珠项链从一位乌兰牧骑的舞蹈演员那里换的,书是当演员的小姑娘送她的,可是她只喜欢彼得堡,不喜欢普希金。

第一次听到普希金的名字,我以为这是一种贵金属。当我知道他是诗人时,我也能体会到诗人的“稀有”和“金贵”了。那时我除了会背“锄禾日当午”外,再见到的就是革命诗歌,没想到外国人也会写诗。

当我向范老师提出借这本书时,她犹豫了片刻,“可怜的一代人,拿回家读吧,千万别张扬,眼下不是读普

希金的年代。”

我知道了这本书的来历,自然懂得这本书的珍贵,也知道在当时看它的罪过应相当于偷听“敌台”。

暑假回家时,我偷偷地带上这本书,一路上心跳得慌慌,我不是被普希金的激情打动,我好像自己成了“地下工作者”,胸中藏着一沓沓查禁的传单。

在那片没人打扰的树林里,我一页一页地读着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我读到了一种我完全陌生的情感,我好像看见了一张张鲜活的脸,他们是那么的真实,真实地爱着,真实地悲伤,真实地痛苦。达吉雅娜的痛都那么优美,像是人类一切美好情感悲伤时的记录。我活得真实吗?我的身边怎么就没有像达吉雅娜一样的姑娘?我的情书怎么就不能像达吉雅娜那样写?

我的周围也有像普希金笔下一样的乡村:“我爱那沙土的斜坡/村舍前的两棵山梨/小小的旁门/残破的篱笆/天上灰色的云块/谷场前的干草堆/浓密的柳荫下的池塘/小鸭的悠闲自在。”这一切在我的周围都能找到。还有一个房东的漂亮女儿。她娘说了,只要我们家给她女儿办成商品粮户口,就给我当媳妇。我娘也愿意。可我不愿意,那姑娘从不读书,我不喜欢。我拒绝用户口的方式换对象,是因为我相信远方会有爱情,远方还有诗歌。

读完了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我从伤感的情绪中回到了现实。普希金揣在怀里,背上老娘给我穿的那串咸菜疙瘩,迎接新学期去了。激情不许燃烧,但火种已经埋下,人类美好的情感是无法压抑的。心里有诗有远方的人,因为希望幸福了。

我的诗和远方就在母亲身旁

殷艳丽(中学教师)

奔波了半生,才发现,原来命运是一场轮回。

每下班回家,总会坐在阳台上仔细看那些花花草草,看得漫无目的,又看得入神入心。曾经令我朝思暮想的都市生活,如今,似乎在我面前恹恹欲睡,而几百里之外的那曾经让我发奋要离开的山野人家,竟如此梦萦魂牵。

也许,是我倦怠了。“霏霏四月初,新树叶成阴。动摇风景丽,盖覆庭院深。”我不知该如何形容母亲的院落,尤其是满院的绿色。

母亲的院落约有六七分大,五间堂屋,靠堂屋左侧的地方,有一棵香椿树,院落中间有砖砌的走道,道两旁分别种了葡萄、草莓、韭菜、大葱等,靠东面的院墙之处搭了满满的一架扁豆,地面几乎全被绿色覆盖着。迎门墙下面,摆放着芦荟、仙人掌等一些花花草草。

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,却把院落收拾成了一本书,里面有读不完的诗趣,看不完的雅章,满院的绿色都是她写下的诗行。

每次回到家里,母亲都是在绿色世界里忙碌着,她从没有时间烦恼。她雪白的头发在翠色中显得那么醒目,一个人走来走去,上肥料了,浇水了,南瓜秧要掐尖了,葡萄要剪枝了,韭菜要割了,一茬一茬的事情,总是没有忙完的时候。

最盼望的还是吃母亲做的饭菜,翠绿的扁豆炒熟后淋上辣椒麻油,鲜嫩的韭菜配上金黄的煎鸡蛋,大葱蘸甜面酱,炸香椿芽……有时我就不明白了,为什么非得要离开家乡去城里工作?

现在母亲又种了一个新品种——田七。种它是缘于一次我无意中的闲聊,我说城里饭店里有一道田七凉拌菜,很好吃,每次去饭店必点这道菜,还治病。母亲知道了,就跑到很远的集市上买来田七幼苗,没想到田七很好种,一秧就秧了一大片,为此母亲很自豪,长成后今天割一把东家尝尝,明天割一把西邻品尝。母亲说,田七插枝就活,而且还开花,很好看,回城里时可以带回去自己养一些。终于,我的阳台上有了这一片幽幽的绿色,而且,粉红色的小花朵那么鲜艳夺目。

暑假居家的日子里,每到黄昏,总喜欢坐在母亲的庭院中,静享满院葱茏。太阳落下,月亮渐渐东升,给小院洒下一片清辉,幽雅若梦,让我沉浸其中。似乎一身的疲倦,在这里得到了疏解。美丽的思绪,说与绿叶;动听的心事,诉与檐光,世界在这里简单了净化了,整个人,通体透明。一个人在一片绿色之中,心情也会被浸润得绿绿的。

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东西,原来我急于要离开的,现在竟变成我所要追求的,原来急于要离开母亲,而现在,我多么想朝夕都在母亲身旁!我心灵所需要的,只是这片绿色!

我的诗和远方,就在母亲身旁,这里,无风无雨,无惊无扰,与岁月,相宜静好。

诗和远方

(著名翻译家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)
命题嘉宾 林少华

投稿邮箱: qmwbz@163.com
征文要求: 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高考临近,你是否有难忘的高考经历,或者是陪考故事,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【下期征文题目】我的高考记忆

远方,比作春日的诗歌

李蔓(职员)

有人说:只有能从诗的字里行间体验到无限快乐的人,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,哪怕他一生中从未写过一行。我们需要这样的引领,以达到精神世界的极大富足。

这段文字写于2002年。在众多文学形式中偏爱诗歌的我,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,第一次投稿《诗刊》,尽管寄出后石沉大海,但是对诗的敬意由此而生。那时,网络文学诞生不久,我开始尝试在“榕树下”发表作品。时隔多年,初次发表时的欣喜若狂仍记忆犹新。此后,那一秋一秋的思绪,一朵一朵的馨香,好似生出了翅膀,背靠着这棵大树,远的,近的,都从容舒展。

诗是诗人的理想化情结,延伸着诗人的生命。古往今来,能诗善赋的文人众多,邈邈一首好诗,如拾花酝春。“当华美

的叶片落尽,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”,因为这句诗,知道有个诗人叫鲁贾达,在他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中复苏梦想。读叶芝的诗,除了鲜明的民主主义情怀关照以外,还看到他到茅德·冈终生无止的绵绵咏叹,凄凉,却回味无穷。

“曾经在梦里,有一湖芦苇,循着绿色的风,静静地凝视,浮动的云和游走的鱼。岸边行者的目光,似山涧的石子一样,流淌。我的诗中,只剩下,压伤的芦苇。”眼前的苟且给了我奇怪的思想,愈发觉得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,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于是幻想有一间木房子,晨起临河取水,描黛倦梳头,傍晚倚在树下,画几枝闲花。春揽清风一怀,夏听一窗细雨,秋闻稻香阵阵,冬看落雪沉沉。靠着虚幻的精神内核的独处,撑起一片晴朗天地。

年轻时曾偏执地对兰波的“生活在别处”抱以太多美好的联想,甚至莫名产生一种情怀效应。仿佛只要离开,逃避现实,奔向瑰丽的远方,就能重获人生的意义。待老之所至,才心中感念:慢慢消磨掉的,终会以一种你喜欢的形式呈现出来。好比夏天养一盆茉莉,清幽怡人。如果只是养,无非花开到花谢,少了几分情趣。而将落下的花瓣置于宋韵杯中,留着慢慢成茶,其中就有了若你懂它,它亦懂你的细心相待。赋予现在所处的生活以诗意以及梦想,此处即别处。

那么诗歌是什么,我理解为平凡世界里的且听风吟,是折柳寄怀、赌书泼茶,世间你所中意的一切美好。而远方呢,或许是我可以将你比作春日的诗歌!

去远方逐梦

宋磊(编辑)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养成了一早醒来就看空气质量的习惯,这两年,济南的空气质量似乎越来越令人焦虑。说实话,济南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情味儿的城市,但绝不是一个宜居的城市。在胶东老家和内蒙古母校本是常态的蓝天白云清风暖阳,成了济南这个城市里的奢侈品,一旦偶尔出现,微信朋友圈都会争相晒出,俨然上天的巨大恩赐。

想逃离雾霾的时候,我就想回胶东老家或内蒙古母校。

我喜欢不定时的出游,去陌生的远方,去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,看看不一样的风景,见见想念许久的朋友。如今的年代,通信发达,交通便捷,人与人之间却多出了不少嫌隙。旧时的好友,昔日的同窗,都被湮没在浩如烟海的信息时代,彼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。每次和外地的老友聊天,最后一

般都是彼此互约相见,却囿于时空以及身边琐事,长久不得成行,也往往有长恨此身非我有的感慨。即便是在省内,除了出差来去匆匆之外,与旧时同窗也很少有把酒临风的畅快。

说白了,我们都在为身外事物所累。

独自一人的时候,我常常问自己,是喜欢日复一日单调平淡的生活,还是希望生活多姿多彩变幻莫测一些。毕竟,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,总会腻烦,生活里还是多一些不一样的佐料才好。

每次乘火车驰向内蒙古蓝天白云下那片圣洁的土地时,我总会忍不住多看几眼,无论窗外的景致是荒凉还是葱郁,铁轨下延伸的是自己曾绽放的青春,火车的终点是我心中魂牵梦绕的远方。

每个人的青春都是一首诗,或高昂,或低沉,或激情澎湃,或迂回曲折,

往日时光里的人和事都是诗里的点缀甚至主旨。青春渐渐远去,我们喜欢寄情远方。许多人常羡慕古人登高长啸流觞曲水的闲情逸致,却因身外事物牵绊所累,想求一份人生淡然而不得。心之所向,本是自由,缘何人们要委曲求全得得过且过,甚至不堪重负沉沦于世?现世繁华,摒除杂念走进自然亦可求得淡然。

人应该有梦想,梦想在远方,三十周岁时攀登完五岳,这就是我当下简单的梦想。今年我年满三十,业已成家立业,梦想也只剩一座衡山。说不定哪一天,我说走就走了,去远方逐梦去了。而身后的五岳,也都成了我曾写下的诗。

【编后】

编辑最为难的就是选择。尤其是每周的版面只能容纳四篇千字文,而面对的又是这样执着于文学梦的读者——

单位订的齐鲁晚报,每天我都会第一时间翻到“随笔”、“写作”那一栏,想象着有一天,我的文章也能刊登在这里,被大家分享,把我所感受到的美好,通过文字传递给大家。有一天,我终于鼓足了勇气给齐鲁晚报“写作”专栏投了一篇稿,以后的每一天,我都像小孩子期待妈妈的糖果一样,期待着晚报的到来。终于等来了,没有我的,毕竟千万篇文章中,自己的是那样的普通。但梦想还是要有,我又拿起笔来,第二次的投稿,有些厚脸皮的感觉,但还是写了。忐忑忐忑地发出去。

梦想,总该坚持的。文学就像是我疲惫生活的一个英雄梦想,总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 ——盛芳慧(公司职员)

或者又是这样让人脑洞大开的来稿——

我漫步于长安街头。盛唐时期的长安街,呈现的是一派和平繁荣之景象,完全没有现代济南堵车闹心之事情。当时的李白在文化部门任职,享受副部级待遇。书童上茶,茶罢搁盏,李白开始教起我如何写诗来。李白说:你们的现代诗歌,我不敢多言,我只说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。我说:好。接着李白说:写诗得有很高的文化,我们这里秀才或举人才能写。诗讲究押韵,顺口,不能胡写乱写,不像你们那里有的人胡扯几句,就是诗。不能攻击他人,多写一些抒发感情的,赞美大自然的。李白接着说:我听说你们那里《齐鲁晚报》在搞“诗和远方”的征文,这个很好,你就写《齐鲁晚报》怎么好,怎么好,写写远方的我如何如何就行了。

听了李白的一席话,我茅塞顿开。于是,我写下了一首诗: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 ——德刚(自由职业)

成武老年大学《伯乐诗社》学员的陈方进写来了《老年人学电脑》《花甲学诗》两首诗:“白发翁姬学电脑,眼花聚神握鼠标……/古稀之年焕青春,今朝上网弄新潮……/微博邮箱纵横广,搜索怎分年老少?”真是“花甲学诗勿苟且,焕发二春瞻长远”!

“诗和远方”征文至此告一段落,请继续关注下期征文。

